

# 马寅初峰顶寺上表爱憎

建平

马寅初（1882—1982），浙江嵊县人，名元善，字寅初。著名经济学家、人口学家，为我国人口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荣获首届中华人口“特别荣誉奖”和“最美奋斗者”称号，并且以经济学家的身份，与孔子、老子等并列为“四十位中国文化巨人”。

**马寅初关押峰顶寺一月余**

80多年前，一个细雨蒙蒙的梅雨时节，一位儒雅而特殊的老者撑着伞，心情沉重地走在峰顶山上的峰顶寺步道。他的身后跟着不少国民党特务和宪兵。这位老者就是马寅初。他因在公开场合屡次反对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主义，痛斥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引起蒋介石恼怒，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并秘密送往江西上饶进行关押。蒋介石手下的特务处是军统的前身。压制所谓的“反动”文人，是特务的特别重要工作之一。此前，杨杏佛等一批民主人士就因为抨击蒋当局，在街头被特务堂而皇之地刺杀。马寅初丝毫不畏惧，一心报国，但一夕之间，在花甲之年，由一位受人尊敬的教授名流成为一个不得自由的阶下囚，心情不可谓不沉闷。

之后，马寅初在各方营救下最终摆脱了软禁生活。峰顶山的一月多时光，成为他人人生中一次特殊的经历，使他增添了一份淡定从容的佛性。此后，无论是事业打击，还是疾病缠身，他都能坚定应对，始终以平

常心做学术研究，始终为理想而奋斗。

**马寅初对峰顶山情有独钟**

峰顶山的月余时光，让马寅初爱上了这里的美景、美寺。铅山的峰顶山，又名鹅湖山，系武夷山系支脉。秀丽的风景、葱郁的林木、涧深的幽谷和花香鸟语，给他的关押生活平添了几分美感。他对峰顶山的爱，有以下几个体现：

一是爱当地的好民风。他脱口能背王驾的《社日》诗：“鹅湖山下稻粱肥，豚栅鸡栖半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笑得醉人归。”每每背完这首诗，他都会对寺中僧人说：诗里说，这里的百姓夜不闭户，当地的民风真好，真想与当地百姓接触接触。

二是爱这里的山美水美文化美。马寅初最喜欢王安石游鹅湖山的诗《游玉虚观》：“鹅湖在眼双增明，石井浇腹生余清。潭潭玉虚隔尘世，不用招隐意已形。道人家在溪涧滨，溪水绕栏山罗屏。穷通得丧暮一枰，归欬袖手看升平。”他和僧人交流时说，王安石都想到这里来隐居，可见这个地方有多美、文化底蕴有多深。

马寅初刚上峰顶山，一直闷闷不乐。在寺庙住下后，看到美不胜收的鹅湖胜景，他豁然开朗；与这大大寺的胸怀相比，个人受的那点委曲算得了什么！一个人何必为了过去那点事而耿耿于怀呢？要做的事很多，要看的景很多，鹅湖山这地方，就是个

值得隐居、值得常来的好地方。

**马寅初沉浸于古寺氛围**

峰顶寺是马寅初抗战时期的软禁关押之地，他原本心中不快，个人的遭遇和对祖国的担忧像沉甸甸的砝码一样压在心中。但当他走进峰顶寺，眼前“念佛者，山间绕步，参禅打坐者，菩提自证。山鸟鸣和，清泉溪流。清静世界，庄严和平；人间佛土，法喜充满”的景象，还有寺院里那些众多冒雨前来的虔诚信徒让他一瞬间忘记了个人的处境，完全沉浸在庄严肃穆的千年古寺氛围中。

马寅初常漫步于峰顶山下的鹅湖书院和山上的峰顶山寺，在优美的山水风光和淳朴的民俗风情中，暂时忘却了自己正处于监禁中，反而兴致勃勃地和寺院僧侣们谈佛论经起来。这位自小离家千里，先后在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攻读的经济界大师，以极高的悟性将佛学思想吸纳进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并在余生中不断汲取其中的力量。

更可贵的是，马寅初还与靖一法师有过一次当面论禅的经历，这也是马老所结抗日统一战线的一个插曲。

第一，在寺院的放生池畔，他遇到靖一法师。马寅初与大师攀谈：师傅还没休息？“靖一法师说：刚做完功课，现在去查看一下门户。”

第二，两人的观点在碰撞中擦出相融

## 石城好“枫”景

吕富来



## 土地深情

——读《元灯长歌》

洪艳

傅菲的《元灯长歌》作为一本带有强烈叙事特质的散文集，以充盈的诗意与哲思构筑了一份独属于傅菲的土地深情。傅菲的这种土地深情，值得我们多侧面深入挖掘。

书写土地上的人民，是傅菲《元灯长歌》的一个重要写作出发点。《元灯长歌》共计4辑16篇，每一篇都以傅菲经年行走的饶北河上游郑坊盆地中的人民的日常生活为探问。他在该书《序言》中谈及创作立足点即是“人民”，他如是说：“我专注于着墨盆地人民的生存状态、内心困厄、精神风貌、时代变迁，以村志的形式，为河流立传，为大地塑像，为人民刻神。”傅菲以20年坚实的散文创作，不断地在历史的褶皱、时代的光影里探寻着关于“人民”的精神。《元灯长歌》中为“人民”的画像有：姜村的姜桂生，枫林余家人“我”的父亲和爷爷，赣剧团中的旦角、武生，饶北河边长大的青春玩伴，袜子厂的银根，屠夫白喜，补鞋匠长春，养马的撇角，泥瓦匠杨绍醒，做油漆的马英明，土陶厂的制陶师傅，落叶堂的旦旦师傅，跳傣舞的墨离师傅，画遗像的东锦……傅菲以他的笔触，全景式地勾画了赣东北人民广阔的生活世界和精神风貌。这些被傅菲安置在宽厚土地上生活的人，在悲苦中毅然行走。他们可敬可爱之处，恰是人性光辉的彰显之处。这些光辉似明灯、似灯塔，世代矗立在蔓延不息的土地之上。相较亿万年存在的土

地而言，我们何其卑小而微茫。或许傅菲恰恰是希冀我们在认识这样的本相之后，努力葆有这人之为人的光辉。

亲近土地是《元灯长歌》的另一个重要主题。“亲近土地”是傅菲散文一直以来隐含在荒野、山地、身体、旧物书写的一个隐形关键词。在傅菲看来，坚实的土壤具有居住、承载、庇护、抚慰、疗愈、隐匿或不同的“品质”。而傅菲一直在给我们或隐或显地指向“亲近土地”的路径，这“亲近”便是他守护“人之存在”的一个重要维度。奈何他深情至极！从书斋到山地，再到荒野，继而回归心灵的创作轨迹，无不体现了他对生命内在价值的认可，对天地自然的敬畏。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说：“一切人都在大地的深处被造出来”。傅菲的《元灯长歌》用一种近乎经验性的书写呈现土地上困顿的人。这其中必定内孕着一种关于存在的哲学思考。土地以其静默与包容，吞噬着人的爱恨贪嗔痴爱恶，承载着净化的功用，始终能使人沉潜、新生。傅菲的“土地”与存在主义哲学家说的“大地”有着异质同构性。在存在主义哲学家看来：“大地”总是带着黑暗和隐蔽的符号指向，我们只有读懂其中潜藏的内涵才能辨别出不一样的光亮。或者就像傅菲说的“遍布大地深处的灯塔”，或是“悬在纸上的灯塔”。

傅菲关于饶北河人民的书写，对人与土地间的伦理关系的探问，实际上是有着一种存在论哲学的意义的。《元灯长歌》4

婺源红枫，属枫香树，是一种分布于我国秦岭及淮河以南各省的寻常植物。按理说，它们虽树高可达30米、胸径能达1米以上，具有很强的观赏性，但也不至于掀起“枫”狂的旅游热潮吧？而在婺源，它们着实创造了奇迹，开辟了“枫”狂旅游季，让秋色婺源堪比春光婺源，一度引爆赏枫晒秋文化旅游系列活动。

“枫”狂的婺源，似乎得益于一种天地运气。

石城是婺源一座山的名称，位于大鄣山乡境内，因山势陡峭有如城堡，便有了“石城”的美称，包容程村与戴村。石城，虽山体面积不大，却享誉赏枫盛名，被众多媒体评选为“中国最具人气的赏枫地”“摄影爱好者的天堂”。

地气，是土地山川所赋的灵气。石城，地气何在？

婺源是丘陵山区，属中亚热带东南季风气候，地理、自然条件优越，一度成了南迁氏族下居的集中地域。婺源是朱子故里，受朱子“事亲之道以事天地”“视万物如己之济辈”等生态道德观的影响与浸润，婺源百姓对村落周边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视为风水宝地的构成部分，悉心加以保护和培育。婺源几乎每个村落都有禁林，都有“杀猪封山”“生子植树”等风俗，留下了后龙山、水口

林等生态景观和自然景区。由此，古代不少官员来到婺源“爱其山水清淑，遂久居之，以长子孙”。

道法自然。东方美学是一种人和自然的默契。人不是对抗自然、掀起“枫”狂的傲慢者，而是虔诚地把自然当作最高法则。在中国传统山水画中，人的形象很少或很小，但整体上人气沛然、东方美学，尤其擅长于整体把握，讲究“气韵生动”，模糊人与自然的界限，讲究“天人合一”。石城有许多古树名木，600多年的香枫、800多年的香榧，让人最为惊叹的是，这里有上百棵香枫古树群，每棵香枫树高均在35米以上，远远超过了村里的高低屋顶；和高耸入云的树冠相比，徽派民居就像玩具屋子”。枫树林中还有山樱花、古楠木、红豆杉、杭州榆、槲树叶、青栲、槐树等镶嵌其间，简直就是多彩“植物世界”。

每到深秋，石城香枫一片火红，高大的红枫树与粉黛黛瓦马头墙掩映为一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枫林景观。枫林环抱，晨雾悬挂树腰，红枫在薄纱中若隐若现，加上早晨村民的炊烟，在这个山洼里弥漫，构成了如梦似幻般的红枫仙境。枫树，也似乎成了仙境圣物。

石城诠释着人和自然的默契。

射出来的精光，变得柔和。《《刀与猴》》老陈买来陈菜油，天天给狗刷红斑癣……他看见，它的眼睛有一种晶晶莹莹的液体、眼泪一样的液体包着眼球。那双眼睛有黄金色的环，一圈一圈，有一股温泉喷出来。”《《敏秀的狗》》孤独是马眼睛里纯洁的液体。它站在马厩，或站在峡谷某一处草坪，它不像一匹马，而更像那片樟湖，温柔、沉静、又热情澎湃。它英俊的体形如湖中山影。它的眼睛明亮，眼睑优美，湖一样深邃，深不见底。《《黑马之吻》》他的此3篇以“眼睛”为人与动物对话的桥梁，在冷静的文字中埋入深刻的生态反思与批判。细细品来，我们便能察觉出傅菲对猴、狗、马，以及推及到土地之上一切生灵的深情与大爱。这是傅菲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博物学的修养将我们带离狭隘的人类至上至尊的视角，修整着人类伦理的某种局限性。

傅菲的《元灯长歌》尽管成于叙事，却葆有一种与土地、自然脉搏一起跳动的生态散文的内在特质。他的这种与土地同在、与自然同步的写作，包孕了他对土地内在的生命哲学的认知与思考，也是他的生命深处充盈着乐观、浪漫的最好表征。土地以其静默包容着人世喧嚣，作为人肉身的居所，更是人的精神家园。从《元灯长歌》而知，傅菲将自己对土地真实细腻的深情流露予我们，使得我们更能明了自然与人类的深层次关联，土地上一切均与人类的精神具有同构性。

## 消夏北武夷

汪彩萍

这些年，每到夏天，会到铅山县武夷山镇西坑或篁村住几天。

我们人住篁村“铅礼”民宿，是县供销社下岗职工邱建林创办的，星级标准，上下三层。住在散发杉木清香的木屋里，有回归深山，享受自然的惬意。看着这栋居高临下的木屋，佩服老邱有眼光，早在十多年前，就盘下旧宅，去年兴建，今年试营业，遇到了气温高，不愁客源的好机遇。

在篁村住了两晚，来到西坑徐家厂“桐木农家”民宿。

“桐木农家”以前也住过，老板叫肖南英，五十出头，是北武夷最早做民宿的村民，曾在广东打工的他，敏锐地意识到家乡的山水可贵。回乡后，兄弟俩建了两栋紧挨的三层楼房，自己住顶楼，其余的接待避暑客。从2012年开始做民宿，一晃就是十年。

西坑村坐落在武夷山最高峰黄岗山脚下，位于高山之间，是古往今来闽赣商旅通关必经地。由于四周高山耸立，竹木郁郁葱葱，即使在干旱少雨的秋冬季节，也有溪流飞瀑悬挂山间。北武夷西坑一带，有独特的山区小气候，几乎每天都有一场时雨。雨后的西坑，云雾氤氲，空气清新，外地车路过于此，都会关掉空调，让山风吹进车窗，深深呼吸来自天然氧吧的负氧离子。那天，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的铅山自然保护区，我看见环境监测仪上显示的动态，经度为 117.73e，纬度 27.85e，负氧离子含量为 4921。

来西坑避暑的大多是回头客，抚州、鹰潭、贵溪、南昌、上饶的居多。南昌的费老先生是部队退休干部，连续四年来西坑避暑，一直住“曾子老家”民宿，一住就是两个月。

潮涌而来的避暑客，催生了西坑的民宿。从东坑到徐家厂，从徐家厂到草坪人家，一路算来，至少有五六十栋民宿，每栋民宿少说有十五六间客房，粗略算来，有好几百间，上千人人住啊！老肖说，今年的避暑客来的比往年早，从六月下旬起，就陆陆续续有客人入住，七月下旬至今，每天都是客满。

如今的铅山北武夷，重环保，护资源。好山、好水、好空气。好茶，好人，好民宿。今年的高温天气，使北武夷避暑客猛增，铅山武夷山镇的休闲、康养游，呈现多点、多地跑火态势。不仅西坑、篁村民宿的避暑客多，就连武夷山镇的车盘、下渠、肖家源和篁碧、太源等山区乡镇的民宿也红火。是的，趁着暑假，趁着高温，人们来北武夷休闲避暑正当时。

看见北武夷方兴未艾的休闲业，为北武夷人转变观念，发展经济、过好日子、感到欣喜。同时，我想到了同样在西坑篁村生活过的另外一位已故先贤，他叫程镜寰。解放初，具有超前意识的程镜寰就向政府提出振兴铅山茶产业和推介铅山武夷山旅游资源的建议。撰写了《恢复家乡茶叶的意见书》和《武夷导游图》。若是程镜寰先生地下有知，北武夷西坑、篁村现在的红火的茶产业和休闲业，定会含笑九泉。

## 太白塔

汪稳生

婺源县太白潘村环境优美，依山傍水，景色秀丽，潘氏在此聚居而居。婺源潘氏，我所知道的除了太白潘村潘氏，还有中云坑头姚溪潘氏、太白新屋潘村、许村汾水潘村。据《婺源地名志》：新屋潘村、汾水潘村均属姚溪坑头潘逢辰支迁。而太白潘村是唐广明元年（公元880年），黄巢起兵战乱时直接从歙县黄墩迁婺源，一世祖叫潘福灵。坑头潘氏是北宋咸平——乾兴年间，宋真宗时期来婺源。

婺源民间流传 江湾祠堂、汪口碣、方村牌楼、太白塔”一说。老辈人常挂在口上，太白塔是其中之一，不仅是潘村，还是整个太白镇的地标建筑。

光绪版《婺源县志》记载：在太白潘村水口山巔右有文峰二塔，潘巽泉等建，下有养生潭”。塔下方就是文峰庵。民国《婺源县志》记：“文峰二塔在太白”。文笔似样的塔身在婺源乡村有很多，古人认为文笔塔有旺文启智，利学业、旺读书、能功名及第。

太白潘村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最繁华，始建有文峰塔、村围墙、河道铺青石板。相传是三兄弟经商发家后所建，称三个人都有百万之财，所以拿出来做善事。明代的太白塔原来建在潘村村头的平地上，是圆塔，因建筑材料是红砖，所以村人又称为红塔，后来改建在南山，两塔间距离相隔一里，用青砖砌成，每块青砖重约40斤。塔外刷桐油石灰，十分坚固，其中一塔于被雷击后倒了拆除，又建成了另一座塔，故有二塔之说。潘村山巅上方塔也称清塔（清砖建），建于明代末年。塔在山上，下面不远处有块平地，建有庵堂叫文峰庵。堂内摆设有序；如来佛指，四大金剛、十八罗汉，香火香火不断。如来佛像内空，可藏两个人。受访人潘永盛的父亲当年就住在塔下的文峰庵里，共9年，时间是1942年至1952年，塔顶因地势高，遭雷击，后来顶上长出一株树木，像盆景一样，树上老鹰做了两个窝，早上傍晚几个老鹰常在塔顶上盘旋。塔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拆除，塔上的砖块运来建设太白文峰等建筑。

孙兆铎先生说：“太白塔之独到之处是：它一层正厅前方地面左右各设置了一块一米见方的青石板。不知道的人认为是让香客跪拜的定位石，实际它是此塔设计的独到之处。它和北京天坛的回声壁一样，利用回声还原出了寺庙里的钟鼓声。左边一块踏上一脚，只听到咚咚咚的鼓声迴荡大厅不断，右边一块踏上一脚啞啞……的钟声响绝大厅。这微妙的钟鼓声增加了古寺的神秘感，引来了无数的香客和探秘者。”

文峰塔文风也真能旺潘村，村里出了几位七品以上官员，《婺源县志》载：明代万历年间，潘村有七品以上官员三人，分别是潘文忠、陕西布政司都事、潘文渊；南京刑部员外郎、潘文柏；户部员外郎。清代光绪年间，潘璠；中书科中书、潘茂简；贵州普安厅通判。此外徽商也发达，成堆的银俩被带回来，为村里建了两座气派的祠堂，可惜早已毁。

现在文峰塔的遗址还在，有建塔时的碑记，破四旧时被敲成碎片了。虽年代久远，青石片上还依稀可看到一些文字只是不能连贯。如今实施乡村振兴，村人对太白塔甚是怀念，都说如有资金定要把它恢复起来，再次成为潘村地标建筑。